

校正
世說新語補

五六

漢書門			
三	二	一	類
八	四	〇	號
一	三	架	冊

內閣文庫			
三	三	漢	
八	二	書	
一	〇	類	
五	冊	號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210
冊數	10 (3)
函號	308 107

世說新語
共計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五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宋 劉辰翁 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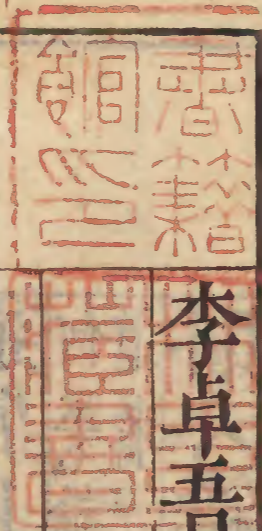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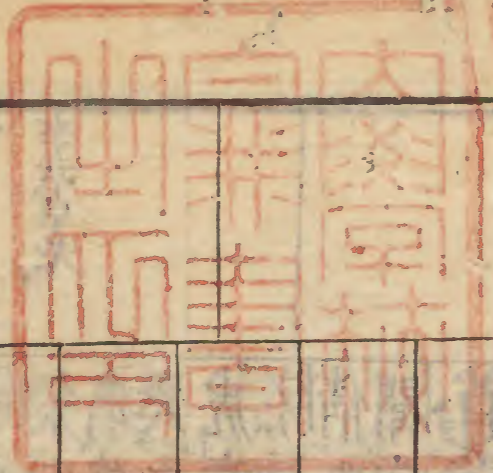
明 何良俊 增

王世貞 刪定

王世懋 批釋

李 贄 批點

張文柱 校注



文學中

○補荀奉倩諸兄竝以儒術論議

魏志曰荀粲字奉倩穎川穎陰人父

李卓老

尚書令祖緄濟南相曾祖淑朗陵相何劭荀粲別傳曰粲簡貴不能與常人交接所交皆一時俊傑葬夕赴者裁十餘人皆同時知名之士哭之感動路人荀氏家傳曰或五子憚字長倩虎賁中郎將憚弟俱字叔倩御史中丞俱弟景倩曼倩大將軍從事中郎皆知名說弟顓字景聞嘗難鍾會易無互體見稱於世奉倩獨好言

道常以子貢稱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

何晏論語集解曰性者人之所受以生也天道者元亨日新之道深微故不可得而聞然

則六籍雖存固聖人之糠粃也兄俱難曰易云

李云此人聰明精得四五分了

聖人立象以盡意繫辭焉以盡言則微言胡不

可聞奉倩答曰蓋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舉也

今稱立象以盡意此非通於意外者也繫辭焉

以盡言此非言乎繫表者也斯則象外之意繫

表之言固蘊而不出矣一時能言之士皆莫能

屈

○魏朝封晉文王為公備禮九錫文王固讓不受

公卿將校當詣府敦喻司空鄭冲

王隱晉書曰冲字文和榮陽開封人有核練木清虛寡欲喜論經史草衣緼袍不以為憂累遷司徒太保晉受禪進太傅

世說新語卷之五

馳遣信就阮籍求文籍時在袁孝尼家袁氏世

字孝尼陳郡陽夏人父渙魏郎中令準忠信居

正不耻下問惟恐人不勝已也世事多險故恬

退不敢求進若書十萬餘言荀綽充宿醉扶起

州記曰準有雋才太始中位給事中

書札為之無所點定乃寫付使時人以為神筆

顧愷之晉文章記曰阮籍勸進落落有宏致至

轉說徐而攝之也一本注阮籍勸進文略曰竊

聞明公固讓冲等眷眷實懷愚心以為聖王作

制百代同風褒德賞功其來久矣周公藉已成

之業據既安之勢光宅曲阜奄有

龜蒙明公宜奉聖旨受茲介福也

何晏為吏部尚書有位望時談客盈坐文章叙

能清言而當時權勢天下談士多宗尚王弼未

之魏氏春秋曰晏少有異才善談易老

祖王云此清言始

祖王云此清言始

祖王云此清言始

祖王云此清言始

祖王云此清言始

祖王云此清言始

祖王云此清言始

祖王云此清言始

祖王云此清言始

祖王云此清言始

弱冠往見之晏聞弼名弼別傳曰弼字輔嗣山

餘歲便好莊老通辯能言為傳聞所畏若斯人者

與言天人之際矣以弼補臺郎弼事功雅非所

長益不留意頗以所長笑人故為時士所嫉又

為入淺而不識物情初與王黎荀融善黎奪其

黃門郎於是恨黎與融亦不終好正始中以公

事免其秋遇癘疾亡時年二十四弼之卒也晉

景帝嗟歎之累日曰天喪予其為高識悼惜如

此因條向者勝理語弼曰此理僕以為極可得

復難不弼便作難一坐人便以為屈於是弼自

為客主數番皆一坐所不及語林曰何平叔以

樂其論甚精鍾士季諸人述之王輔嗣意頗不

同以為聖人茂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

此點世說新語卷之五

此點世說新語卷之五

此點世說新語卷之五

此點世說新語卷之五

此點世說新語卷之五

此點世說新語卷之五

此點世說新語卷之五

此點世說新語卷之五

此點世說新語卷之五

此點世說新語卷之五

此點世說新語卷之五

此點世說新語卷之五

李云見識是荷
奉情一輩人

也。神明茂。故能體冲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
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
物者也。今以其無累。便謂不復應物。失之遠矣。
世以王理為得。魏氏春秋曰。彌論道約美。不如
晏自然出。拔過之。

○ 傅嘏善言虛勝

魏志曰。嘏字蘭碩。北地泥陽人。傳介子之後也。累遷河南尹。尚

書。嘏嘗論才性同異。鍾會集而論之。傅子曰。嘏
既達治。好正。而有清理識要。如論才性。原本精
微。鮮能及之。司隸鍾會。荀粲談尚玄遠。每至共
年甚少。嘏以明知交會。

語有爭而不相喻。裴冀州釋二家之義。通彼我

之懷。常使兩情皆得。彼此俱暢。

粲別傳曰。粲太
和初到京邑。與

傅嘏談。嘏善名理。而粲尚玄遠。宗致雖同。倉卒
時。或格而不相得意。裴徽通彼我之懷。為二家

釋。頃之。粲與嘏善。管輅傳曰。裴
使君有高才逸度。善言玄妙也。

○ 王輔嗣弱冠詣裴徽

永嘉流人名曰。徽字文季。
河東聞喜人。太常潛少弟

也。仕至冀州刺史。徽問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聖人

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何邪。彌別傳曰。彌
父為尚書郎。

裴徽為吏部郎。彌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
徽見異之。故問。

故言必及有。老莊未免於有。恒訓其所不足。

○ 何晏注老子未畢。見王弼自說注老子旨。何意

多所短。不復得作聲。但應諾諾。遂不復注。因作

道德論。

文章叙錄曰。自儒者論以老子非聖人。
絕理棄學。晏說與聖人同。著論行於世。

應登云作祖應
之

李云王弼胡說

含忍非本色

王云彌明老莊
此言以為退

劉云看得又別

北帖世說補卷之五

四

也。

〇〇補

管公明與單子春談文采葩流枝葉橫生少引

聖籍多發天然子春與羣士論難鋒起公明人

人答對言皆有餘至日向莫子春語眾人曰此

年少言論正似司馬長卿游獵賦輅別傳曰輅

丘長公明時年十五來至官舍講學郡學輅

太守單子春雅有材度聞公明一翼之雋輅

相見子春大會賓客百餘人皆才辨之士公明

曰府君名士加有雄貴之姿輅既年少膽未堅

剛若欲相難懼失精神講先飲三升清酒然後

言之子春便酌三升清酒獨使飲之飲盡問子

春今欲與卿旗鼓相對者府君四坐之士和子春曰

吾自與卿旗鼓相對者府君四坐之士和子春曰

吾自與卿旗鼓相對者府君四坐之士和子春曰

吾自與卿旗鼓相對者府君四坐之士和子春曰

吾自與卿旗鼓相對者府君四坐之士和子春曰

吾自與卿旗鼓相對者府君四坐之士和子春曰

吾自與卿旗鼓相對者府君四坐之士和子春曰

吾自與卿旗鼓相對者府君四坐之士和子春曰

李云初會便生色

補

黃初中有甲乙疑論殷基通語曰司馬懿誅曹

曹爽兄弟凡品庸人以宗子枝屬得蒙顧命而

驕奢僭逸交非其人私樹朋黨謀以亂國懿奮

誅戮一朝殄盡此所以副士民之望也乙以為

懿憾曹休附己不忠告侃爾之訓一朝屠戮讒

此陰成疵瑕初無忠告侃爾之訓一朝屠戮讒

其不意豈大人經國篤本之事乎若爽信有謀

北帖十五卷有卷之五

五

主之心大逆已構而發兵之日更以芳委爽兄弟懿父子從後閉門舉兵感而向芳豈忠臣為君深謀之謂乎以此推之爽無大惡明矣若懿以爽奢僭廢之可也滅其尺口被以不義絕子刑血食及何晏魏之親甥荀仲茂荀氏家傳曰亦與同戮為僭濫不當矣荀仲茂荀氏家傳曰謹之子為太鍾元常魏志曰絲字元常潁川長子文學掾太鍾元常魏志曰袁渙字曜卿陳郡國遷王景興袁曜卿魏志曰袁渙字曜卿陳郡太傅王景興袁曜卿魏志曰袁渙字曜卿陳郡地江淮為袁術所命呂布擊術於阜陵渙往從之為布所拘留袁氏世紀曰布之破也陳羣父子亦在布軍見太祖皆拜渙獨高揖太祖甚嚴憚之時太祖給眾官車各數乘使取布軍中物眾入皆重載渙取議各不同文帝謂元常曰袁書數百卷而已

王國士更為唇齒荀閔勁悍往來銳師真君侯

之勅敵左右之深憂

中朝時有懷道之流有詣王夷甫咨疑者值王

昨已語多小極不復相酬答乃謂客曰身今少

惡裴逸民亦近在彼君可往問晉諸公贊曰裴頠談理與王夷甫不相推下

裴成公作崇有論時人攻難之莫能折惟王夷

甫來如小屈時人即以王理難裴理還復申諸

公贊曰自魏太常夏侯玄步兵校尉阮籍等皆

著道德論于時侍中樂廣吏部郎劉漢亦體道

而言約尚書令王夷甫講理而才虛散騎常侍

戴奧以學道為業後進庾敳之徒皆希慕簡曠

顧疾世俗尚虛無之理故著崇有二論以折之
才博喻廣學者不能究後樂廣與顧清閒欲說
理而顧辭喻豐博廣自以體虛無笑而不復言
惠帝起居注曰顧著二論以規虛誕之弊文詞
精富為世名論

○孫子荆除婦服作詩以示王武子王曰未知文

李去孫子荆文
生於情王武子
情生于文

生於情情生於文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孫楚
集云

婦胡母氏也其詩曰時邁不停日月電流神爽
登遐忽已一周禮制有叙告除靈丘臨祠感痛

中心
若抽

○諸葛玄年少不肯學問始與王夷甫談便已超

應登云天字作
大

詣王歎曰卿天才卓出若復少加研尋一無所

愧玄後看莊老更與王語便足相抗衡王隱晉
書曰玄

字茂遠瑯琊人魏雍州刺史
之子有逸才仕至司空主簿

○衛玠總角時問樂令夢樂云是想衛曰形神所

不接而夢豈是想邪樂云因也未嘗夢乘車入

鼠穴擣齏噉鐵杵皆無想無因故也周禮有六
夢

謂無所感動平安而夢也二曰噩夢謂驚懼
而夢也三曰思夢謂覺時所思念也四曰寤夢
謂覺時道之而夢也五曰喜夢謂喜說而夢也
六曰懼夢謂恐懼而夢也按樂所言想者蓋思
益正夢也衛思因經日不得遂成病樂聞故命

駕為剖析之衛即小差樂歎曰此兒骨中當必

劉云言其有疑
必求剖釋不謂

未字恐行

應登云噉字作
取

以成病

無膏肓之疾春秋傳曰晉景公有疾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

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

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刺之不可及藥不至焉公曰良醫也注肓隔也心下為膏

客問樂令旨不至者樂亦不復剖析文句直以

塵尾柄确几曰至不客曰至樂因又舉塵尾曰

若至者那得去夫藏舟潛往交臂恒謝一息不

其移馳車之輪曾不掩地是以去不去矣庸存

至乎至不至矣庸存去乎然則前至不異後至

至名所以生前去不異後去去名所以立今天

下無去矣而去者非假哉既為假矣而至者豈

哉客乃悟服

劉云此時諸道人乃未知此

我輩禪也在達

磨則

王云此乃禪機

轉語

又云註名理甚

精

劉云自是讀莊子法

庾子嵩讀莊子開卷一尺許便放去曰了不異

人意晉陽秋曰庾敬字子嵩潁川人侍中峻第

未讀此書意嘗謂至理如此今見

之正與人意暗同仕至豫州長史

舊云王丞相過江左止道聲無哀樂嵇康聲無

曰夫殊方異俗歌哭不同使錯而用之或聞哭

而懼或聽歌而戚然哀樂之情均也今用均同

之情發萬殊之聲斯養生

非音聲之無常乎

而香頸處險而瘦齒居晉而黃豈惟蒸之使重

無使輕芬之使香勿使延哉誠能蒸以靈芝潤

以醴泉無為自得體妙心玄庶與羨言盡意

門比壽王喬爭年何為不可養生哉

堅石言盡意論略曰夫理得於心非言不暢物

定於彼非名不辯名逐物而遷言因理而變不

七占世說新語卷之五

八

得相與為一矣。苟無三理而已。然宛轉關生。無

所不入。

殷中軍云。康伯未得我牙後慧。浩別傳曰。浩善老易。能清言。康

伯。浩甥也。甚愛之。

殷中軍見佛經云。理亦應阿堵上。佛經之行中

其始。牟子曰。漢明帝夜夢神人。身有日光。明日

博問羣臣。通人傳。對曰。臣聞天竺有道人。號

曰佛。輕舉能飛。身有日光。始將其神也。於是遣

羽林將軍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之。大

月氏國。寫取佛經四十二部。在蘭臺石室。劉子

政列仙傳曰。歷觀百家之中。以相檢驗得仙者

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經。故撰得七

十。可以多聞博識者。遐觀焉。如此。即漢成哀之

間。已有經矣。與牟子傳記。便為不同。魏略西戎

傳曰。天竺城中有臨兒國。浮屠經云。其國王生

屠者。身服色黃。髮如青絲。爪如銅。其母曰莫邪。浮

屠者及生。從右脅出。而有髻。隆地能行。七步天

竺。又有神人曰沙律。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

弟子景慮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傳。浮屠經曰。

復豆者。其人也。漢武故事曰。昆邪王殺休屠王。

以其眾來降。得其金人之神。置之甘泉宮。金人

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惟燒香禮拜。王使依

○初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別傳

無經也。

世說新語卷之五

李云向秀如此似有嵇公

曰秀字子期河內人少為同郡山濤所知又與
譙國嵇康東平呂安友善並有拔俗之韻其進
止無不同而造事營生業亦不異常與嵇康偶
鍛於洛邑與呂安灌園於山陽不慮家之有無
外物不足拂其心弱冠著儒道論棄而不錄好
事者或存之或云是其族人所作困於不行乃
告秀欲假其名秀笑曰可復爾耳後康被誅秀
遂失圖乃應歲舉到京師詣天將軍司馬文王
文王問曰聞君有箕山之志何能自屈秀曰常
謂彼人不達堯意本非所慕也一坐皆說隨次
轉至黃門侍於舊注外為解義妙析奇致大暢
郎散騎常侍秀與嵇康呂安為友趣舍不同
玄風嵇別傳曰秀與嵇康呂安為友趣舍不同
書二子頗以此嗤之後秀將注莊子先以告康
安康安咸曰此書詎復須注徒棄人作樂事耳
及成以示二子康曰爾故復勝不安乃驚曰莊
周不灰矣後注周易大義可觀而與漢世諸儒

互有彼此未若隱解之絕倫也秀本傳或言秀
遊託數賢蕭屑卒歲都無著述惟好莊子聊應
崔譔所注以備遺忘云竹林七賢論云秀為莊
義讀之者無不趨然若已出塵埃而窺絕冥始
不視聽之表有神德玄哲能遺天下外萬物雖
復使動競之人顧觀所徇皆悵然自有振拔之
情矣惟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義遂
零落然猶有別本郭象者為人薄行有儁才
傳曰象字子玄河南人少有才理慕道好學託
志老莊時人咸以為王弼之亞辟司空掾太傅
簿見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為己注乃自注秋
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眾篇或定點
文句而已文士傳曰象作莊子後秀義別本出

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

○褚季野語孫安國

中興書曰孫盛字安國太原中都人博學強識歷著作郎

劉陽令庾亮為荆州以為征西主簿累遷秘書監云北人學問淵綜廣

博孫答曰南人學問清通簡要支道林聞之曰

聖賢固所忘言自中人以還北人看書如顯處

視月南人學問如牖中窺日文所言之但譬成孫

廣則難周難周則識闊故如顯處視月學

寡則易覈易覈則智明故如牖中窺日也

謝安年少時請阮光祿道白馬論孔叢子曰趙

王云謝公猶然况它人乎

劉云牖中窺日外面光顯處視月罅隙透應登云褚北人孫南人

示謝于時謝不即解阮語重相咨盡阮乃歎曰非但能言人不可得正索解人亦不得中興書曰

精論難

○補葛稚川曰陸平原之文如玄圃積玉無非夜光

晉書曰葛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少好學家貧伐薪以買紙筆夜輒寫書誦習性寡欲無所愛翫不知棋局幾道樗蒲齒名為人木訥不好榮利閉門却掃未嘗交遊於餘杭山見何幼道郭文舉目擊而已各無所言尋書問義不遠數千里崎嶇冒涉期於必得遂究覽典籍尤好神仙導養之法

○樂令善於清言而不長於手筆將讓河南尹請

世說補卷之五

潘岳為表

晉書秋曰岳字安仁榮陽人夙以才

過也仕至黃門侍郎為孫秀所害潘云可作耳要當得君意樂

為述已所以為讓標位二百許語潘直取錯綜

便成名筆時人咸云若樂不假潘之文潘不取

樂之旨則無以成斯美

○補陸士衡入洛擬作三都賦聞左太冲作之思別

思字太冲齊國臨淄人父雍起於筆札多所掌

練為殿中御史思蚤喪母雍憐之不甚教其書

及長博覽名文遍閱百家司空張華辟為祭

酒賈謐舉為秘書郎謐誅歸鄉里專思著述齊

王問請為記室參軍不起時為三都賦未成也

後數年疾終其三都賦改定至終乃上初作蜀

郎下脫張載字

都賦云金馬電發於高岡碧雞振翼而雲披鬼

彈飛丸以礮礮火并騰光以赫曦今無鬼彈故

其賦往往不同思為人無吏幹而有文才又頗

以椒房自矜故齊人不重也臧榮緒晉書曰思

欲作三都賦乃詣著作郎訪岷邛之事構思

十稔門庭藩溷皆著筆札遇得一句即疏之士

衡撫掌大笑與弟士龍書曰此間有一傖父欲

作三都賦晉陽秋曰吳人須其成以覆酒甕耳

後左賦出士衡絕歎伏以為不能加遂輟筆焉

○補

不恐衍

陸士衡入洛。次河南偃師。近夕結陰。投宿民居。見一少年。姿神端遠。與士衡言。玄妙有辭致。士衡心服其能。乃提緯。古今綜驗。名實少年。亦不甚欣解。既曉辭去。士衡脫驂逆旅。媼曰。此東數十里無村落。止有山陽王家墓耳。知所遇者。輔嗣也。士衡由此妙達玄理。酈道元水經注曰。今多墳隴焉。卽陸士衡會王輔嗣處也。

○補

宋處宗甚有思理。嘗買得一長鳴雞。籠着窗間。雞遂作人語。與宋談。極有致。宋因此玄功大進。

晉陽秋曰。宋宗字處宗。沛國人。官兗州刺史。

○

郭景純詩云。林無靜樹。川無停流。王隱晉書曰。郭璞字景純。

劉云八字慨然。不必有所起。不必有所指。又云泓擘蕭瑟。乃不成語。

河東聞喜人。父瑗。建平太守。璞別傳曰。璞奇博多通。文藻繁麗。木學賞豫。足參上流。其詩賦誄頌。並傳於世。而訥于言。造次詠語。常人無異。又不持儀檢。形質積索。縱情嫚惰。時有醉飽之失。友人于令升戒之曰。此伐性之斧也。璞曰。吾所受有分。恒恐用之不盡。豈酒色之能害。王敦取為參軍。敦縱兵都輦。乃容以大事。璞極言成敗。不為回屈。敦忌而害之。詩。璞幽思篇者。阮孚云。見別。泓擘蕭瑟。實不可言。每讀此文。輒覺神超形越。

○

孫興公云。潘文爛若披錦。無處不善。續文章志曰。岳爲文。

治

選言簡章。陸文若排沙簡金。往往見寶。文章機善。清綺絕倫。屬文司空張華見其文章。篇篇稱善。猶譏其作文太洽。謂曰。人之作文。患於不才。至子為文。乃患太多也。

劉真長與殷淵源談。劉理如小屈。殷曰。惡卿不

欲作將善雲梯仰攻。墨子曰。公輸般為高雲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楚王曰。聞大王將攻宋。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請令公輸般設攻宋之具。臣請試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計。墨子縈帶守之。輸九攻之。而墨子九卻之。不能入。遂輟兵。

謝鎮西少時聞殷浩能清言。故往造之。殷未過

劉云如此瓊語

又似可厭

王云此等攻不

必解法似癡人前說夢寤是孝標手段

世說元本拭面下注云按殷浩少謝尚三歲便是時流或當其勝致為之拭汗

有所通為謝標榜諸義作數百語。既有佳致。兼辭條豐蔚。甚足以動心駭聽。謝注神傾意。不覺流汗交面。殷徐語左右取手巾與謝郎拭面。

殷中軍為庾公長史。按庾亮僚屬名。及中興書。治為亮司馬。非為長史也。

下都王丞相為之集桓公王長史王藍田。王述別傳。

述蚤孤。事母孝。謹。簞瓢陋巷。宴安。永日。由是為有識所知。謝鎮西並在丞相自起解帳帶塵爵藍田矣。

尾語殷曰。身今日當與君共談析理。既共清言。

遂達三更。丞相與殷共相往反。其餘諸賢略無

劉云世說尋時或可厭

劉云豈有所不可故爾形容不服善之態嘗有
王云此言大粗且仁祖何肯談
出櫃下

所關既彼我相盡丞相乃歎曰向來語乃竟未
知理源所歸至於辭喻不相負正始之音正當
爾耳。明日桓宣武語人曰昨夜聽殷王清言甚
佳。仁祖亦不寂寞我亦時復造心顧看兩王掾。
王濛王述並為王導所辟輒娶如生母狗馨。

宣武集諸名勝講易易乾鑿度曰孔子曰易者

德為道包籒易也者其德也光明四通日月星辰布八卦序四時和也變也者天地不變不能成朝夫婦不變不能成家不易者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立此其不易也故易者天地人道也鄭玄序易曰易之為名也一言而函三義簡易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

劉云孫謂禪家多難問今胡不言

也繫辭曰乾坤易之蘊也易之門戶也又曰乾確然示人易矣坤賁然示人簡也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此言其簡易法則也又曰其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以為典要唯變所適此則言其從時出入移動也又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此則言其張設布列不易也據此三義而說易之道廣矣大矣曰說一卦簡文欲聽聞此便還曰義自當有難易其以一卦為限邪。

有北來道人好才理與林公相遇於瓦官寺講

小品于時竺法深孫興公悉共聽此道人語屢

設疑難林公辯答清析辭氣俱爽此道人每輒

北帖世說補卷之五

七

又云波利廣參天樹其香逆風而聞今友之云白旃檀非不香豈能逆風言深非不能難之正不必難之也

王云林公意謂波利曾多天樹絕能逆風聞香白旃檀雖香非天樹比焉能逆風以天樹自許而以白旃檀比深公故深公不

擢屈孫問深公上人當是逆風家何來何以都
不言庾法暢人物論曰法深學義淵博名聲蚤著深公笑而不答林
公曰白旃檀非不馥焉能逆風成實論曰波利質多天樹其香
則逆風而聞深公得此義夷然不屑

莊子逍遙篇舊是難處諸名賢所可鑽味而不
能拔理於郭向之外支道林在白馬寺中將馮
太常共語馮氏譜曰馮懷字祖思長樂人歷太常護國將軍因及逍遙
支卓然標新理於二家之表立異義於衆賢之
外皆是諸名賢尋味之所不得後遂用支理子向

肩如劉醉不必難深公當意而印可也

王云今注從你順義一也
劉云支論如此有何高妙而稱道甚至
王云此論亦新奇可備一種莊註

期郭子玄逍遙義曰夫大鵬之上九萬尺鷃之
起榆枋小大雖差各任其性苟當其分逍遙一
也然物之芸芸同資有待得其所以待然後逍遙
耳唯聖人與物冥而循大變為能無待而常通
豈獨自通而已又從有待者不失其所待不失
則同於大通矣支氏逍遙論曰夫逍遙者明至
人之路也莊生建言大道而寄指鷓鴣以營
生之路曠故失適於體外鷓鴣以在近而笑遠有
矜伐於心內至人乘天正而高興遊無窮於放
浪物物而不物於物則遙然不我得玄感不為
不疾而速則逍然靡不適此所以為逍遙也若
夫有欲當其所足於所足快然有似天眞猶
餓者一飽渴者一盈豈忘丞嘗於糗糧絕觴爵
於醪醴哉苟非至足豈所以逍遙乎此向郭之
注所未盡

殷中軍嘗至劉尹所清言良久殷理小屈遊辭

不已。劉亦不復答。殷去後，乃云：田舍兒，強學人作爾馨語。

袁宏始作東征賦，都不道陶公。胡奴誘之狹室

中，臨以白刃。胡奴陶範別見。曰：先公勲業如是，君作東

征賦，云何相忽略？宏窘蹙無計，便答：我大道公

何以云無？因誦曰：精金百鍊，在割能斷；功則治

入職，思靖亂，長沙之勲，為史所讚。續晉陽秋曰：宏為大司馬，

記室參軍。後為東征賦，悉稱過江諸名望。時桓溫在南州，宏語眾云：我決不及桓宣城。時伏滔在溫府，與宏善，苦諫之。宏笑而不答。滔密以啓溫，溫甚忿，以宏一時文宗，又聞此賦，有聲不欲

劉云未造理所

令人顯問之。後遊青山，飲酌既歸，公命宏同載。眾為危懼，行數里，問宏曰：聞君作東征賦，多稱先賢，何故不及家君？宏答曰：尊公稱謂自非下官所敢專，故未呈啓。不敢顯之耳。溫乃云：君欲為何辭？宏即答云：風鑒散朗，或摻或引，身雖可亡，道不可隕，則宣城之節，信為允也。溫泫然而止。二說不同。故詳載焉。

○補 王右軍少重患，一二年輒發動，後答許掾詩，忽

復惡中得二十字云：取歡仁智樂，寄暢山水陰。

清冷澗下瀨，歷落松竹林。既醒左右誦之，誦竟

右軍歎曰：癡何預盛德事邪。說文曰：癡，狂也。正韻曰：病也。

殷中軍雖思慮通長，然於才性偏精，忽言及四

此點世說補卷之五

十七

本便苦湯池鐵城無可攻之勢。神農書曰。夫有石城七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者。不能自固也。

支道林許掾諸人共在會稽王齋頭。支為法

師許為都講。高逸沙門傳曰。道林時講維摩詰經。支通一義。四坐

莫不厭心。許送一難。眾人莫不抃舞。但共嗟詠

二家之美。不辯其理之所在。

汰法師云。六通三明同歸。正異名耳。安法師傳

者。體器弘簡。道情冥到。法師友而善焉。一說法。汰即安公弟子也。經云。六通者。三乘之功。德也。

一曰天眼通。見遠方之色。二曰天耳通。聞障外之聲。三曰身通。飛行隱顯。四曰它心通。水鏡萬

劉云理誠有之。各以辭勝偏曲。未有不通也。

慮五曰宿命通。神知已往。六曰漏盡通。慧解累世。三明者。解脫在心。朗照三世者也。然則天眼。天耳。身通。它心。漏盡。此五者。皆見在心之明也。宿命。則過去。心之明也。因天眼發。未來之智。則未來。心之明也。同歸異名。義在斯矣。

左太冲作三都賦。初成時。人互有譏訾。思意不

愜。後示張公。張曰。此二京可三。晉書曰。司空張

賦曰。班張之流也。使讀之。然君文未重於世。宜

以經高名之士。思乃詢求於皇甫謐。謐見之。嗟

歎。遂為作叙。於是先相非貳者。莫不歛衽讚述

焉。思別傳曰。思造張載問。岷蜀事。交接亦疎。皇甫謐。西州高士。摯仲治宿儒。知名。非思倫匹。

王云思三賦不。類去安非此序。幾不傳。時人薄。思故肆譏彈。士安一序何足。重思而時人傳。乃尔孝標於是。為無識矣。

劉淵林衛伯興並蚤終者不為思賦序注也凡諸注解皆思自為欲重其文故假時人名姓也

○太叔廣甚辯給而摯仲治長於翰墨俱為列卿

每至公坐廣談仲治不能對退著筆難廣廣又

不能答王隱晉書曰太叔廣字季思東平人拜洛慮害乃自殺摯虞字仲治京兆長安人祖茂

秀才父模太僕卿虞少好學師事皇甫謐善校練文義多所著述歷祕書監太常卿從惠帝至

長安遂流離鄠杜間性好博古而文籍蕩盡永嘉五年洛中大饑遂餓而死虞與廣名位略同

廣長口才虞長筆才但少政事衆坐廣談虞不能對虞退筆難廣廣不能答於是互相嗤笑

紛然於世廣無可記虞多所錄於斯為勝也

桓宣武命袁彥伯作北征賦續晉陽秋曰宏從

劉云談文有法補句自佳

征賦宏文既成公與時賢共看咸嗟歎之時王

珣在坐云恨少一句得寫字足韻當佳袁即於

坐攬筆益云感不絕於余心泝流風而獨寫公

謂王曰當今不得不以此事推袁宏集載其賦

相傳云獲麟於此野誕靈物以希德奚授體於

虞者悲尼父之慟泣似實慟而非假豈一物之

足傷實致傷於天下感不絕於余心迺流風而

獨寫晉陽秋曰宏嘗與王珣伏滔同侍溫坐溫

所詠既深千載今於天下之後便移韻於寫送

之致如為未盡滔乃云得益寫一句或當小勝

桓公語宏卿試思益之宏應聲而益王伏稱善

○○

世說新語卷之五

廿七

列云殆未是維摩詰也

色而空。故曰色即論成。示王中郎。中郎都無言。

支曰。默而識之乎。王曰。既無文殊。誰能見賞。維摩詰經曰。文殊師利問維摩詰云。何者是菩薩入不二法門。時維摩詰默然無言。文殊師利歎曰。是真入不二法門也。

三乘佛家滯義。支道林分判。使三乘炳然。諸人在下坐聽。皆云可通。支下坐自共說。正當得兩

入三便亂。今義弟子雖傳。猶不盡得。法華經曰。日聲聞乘。二曰緣覺乘。三曰菩薩乘。聲聞者。悟四諦而得道也。緣覺者。悟因緣而得道也。菩薩者。行六度而得道也。然則羅漢得道。全由佛教。故以聲聞為名也。辟支佛得道。或聞因緣而解。

王云詳林公意。豈以聲聞緣覺總之為一乘理。又云意謂大乘與最上乘總是。一乘故云正當得。尚注似未喻。

或聽環佩而得悟。神能獨達。故以緣覺為名也。菩薩者。大道之人也。方便則止行六度。真教則通脩萬善。功不為已。志存廣濟。故以大道為名也。

許掾年少時。人以比王荀子。荀子。王脩小字也。文字志曰。脩字敬

仁。太原晉陽人。父濛。司徒左長史。脩起家著作佐郎。瑯琊王文學。轉中軍司馬。未拜而卒。時年二十四。昔王弼之沒。與脩同年。故脩弟許大不

平時諸人士。及支法師。並在會稽西寺。講王亦在焉。許意甚忿。便往西寺。與王論理。共決優劣。

苦相折挫。王遂大屈。許復執王理。王執許理。更相覆疏。王復屈。許謂支法師曰。弟子何語何似。

此點世說補卷之五

支從容曰君語佳則佳矣何至相苦邪豈是求理中之談哉

○庾子嵩作意賦成晉陽秋曰數永嘉中為石勒所害先是數見王室多難知

終嬰其禍乃作從子文康也亮見問曰若有意邪意賦以寄懷

非賦之所盡若無意邪復何所賦答曰正在有意無意之間

○林道人詣謝公東陽時始總角新病起體未堪

勞與林公講論遂至相苦中興書曰謝朗博涉有逸才善言玄理

母王夫人在壁後聽之再遣信令還而太傅留

王云此亦賢媛

王云此從莊子得來

李云庾公聰明

劉云此何足載

之王夫人因自出云新婦少遭家難一生所寄

惟在此兒因流涕抱兒以歸謝公語同坐曰家

嫫辭情怆慨致可傳述恨不使朝士見謝氏譜曰朗父

據娶太原王韜女名綏

謝車騎在安西艱中安西謝奕也林道人往就語將

夕乃退有人道上見者問云公何處來答云今

日與謝孝劇談一出來玄別傳曰玄能清言善名理

支道林初從東出住東安寺中高逸沙門傳曰遁居會稽晉哀

帝欽其風味遣中使至東迎之遁遂辭在壑高步大邑王長史宿構精理

北帖世說補卷之五

二十一

刘云豈無此等亦穢清流

批黑世言不卷之五

并撰其才藻往與等語不大當對王叙致作數百語自謂是名理奇藻支徐徐謂曰身與君別多年君義言了不長進王大慚而退

佛經以為祛練神明則聖人可致釋氏經曰一切衆生皆有

佛性但能脩智慧斷煩惱煩萬行具足便成佛也簡文云不知便可登峰

造極不然陶練之功尚不可誣

李云劉語極妙

○殷中軍問自然無心於稟受何以正善人少惡人多諸人莫有言者劉尹答曰譬如瀉水著地正自縱橫流漫略無正方圓者一時絕歎以為

王云楞嚴經中具明問答但以此鏡答自明殊勝此論

名通莊子曰天籟者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郭子玄注曰無既無矣則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為生然則生者誰哉塊然而自生耳非我生也我不生生物物不生我則自然而已然謂之天然天然非為也故以天言之所以明其自然故也

殷謝諸人共集謝安謝因問殷眼往屬萬形萬

形來入眼不成實論曰眼識不待到而知虛塵假空與明故得見色若眼到色到

色間則無空明知眼觸德則不能見彼當知眼識不到而知依如此說則眼不往形不入遙屬而見也謝有問殷無答疑闕文

○人有問殷中軍何以將得位而夢棺器將得財

而夢矢穢殷曰官本是臭腐所以將得而夢棺

王云名言名言

七占世說補卷之五

二二二

名通。屎財本是糞土。所以將得而夢穢汗。時人以為

殷中軍被廢東陽。始看佛經。初視維摩詰。僧肇

摩經曰。維摩詰者。秦言淨名。蓋法疑般若波羅

蜜太多。後見小品。恨此語少。波羅蜜。此言到彼

六焉。一曰檀。檀者施也。二曰毗黎。毗黎者精進

也。三曰羼提。羼提者忍辱也。四曰尸羅。尸羅者

持戒也。五曰禪。禪者定也。六曰般若。般若者智

慧也。然則五者為舟。般若為導。導則俱絕。有相

之流。升無相之彼岸也。故曰波羅密也。淵源未

暢其致。少而疑其多。已而究其宗。多而患其少

二人疑道人

劉云作如此語
更成文

支道林殷淵源俱在相王許也。相王謂二人

可試一交言。而才性殆是淵源。峭由之固。二陵

之地。由。由。谷。閉也。並秦之險塞。王者

之居。左思蜀都賦曰。峭由帝王之宅。君其慎焉

支初作改轍遠之數。四交不覺入其玄中。相王

撫肩笑曰。此自是其勝場。安可爭鋒。

僧意在瓦官寺中。未詳僧意。王荀子來與共語。

便使其唱理。意謂王曰。聖人有情不。王曰。無重

問曰。聖人如柱邪。王曰。如籌筭。雖無情。運之者

有情。僧意云。誰運聖人邪。荀子不得答而去。

王云此慶非臨川則非孝標矣

無僧意最後一句。疑其闕慶校衆本皆然。唯論特不近人情。猶疑斯文為謬也。

殷仲堪精覈玄論。人謂莫不研究。殷乃歎曰。使

我解四本。談不翅爾。周祇隆安記曰。仲堪好學而有理思也。

殷荊州曾問遠公。易以何為體。答曰。易以感為

體。殷曰。銅山西崩。靈鐘東應。便是易邪。東方朔列傳曰。孝

劉云不答最長。王云按易理精微。廣大謂此非易不可執此言。易又不許遠公所以笑而不答。

武皇帝時。未央官前殿鐘無故自鳴。三日三夜不止。詔問太史待詔王朔。朔言。恐有兵氣。更問東方朔。朔曰。臣聞銅者山之子。山者銅之母。以陰陽氣類言之。子母相感。山恐有崩弛者。故鐘先鳴。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精之至也。其應在後五日。內。右。二日。南郡太守上書言。山崩。延

袁二十餘里。樊英別傳曰。漢順帝時。殿下鐘鳴。問英。對曰。蜀岷山崩。山於銅為母。母崩子鳴。非聖朝災。後蜀果上山崩。日月相應。二說微異。故並載之。遠公笑而不答。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五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六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宋 劉辰翁 批

明 何良俊 增

王世貞 刪定

王世懋 批釋

李贄 批點

張文柱 校注

批點世說新語卷之六

文學下

○殷仲堪云。三日不讀道德經。便覺舌本間強。晉安

王云。強作去聲。帝紀曰。仲堪有思理。能清言。

○桓南郡與殷荊州共談。每相攻難。年餘後。但一

劉云。兩語得及覆之妙。

兩番。桓自歎才思轉退。殷云。此乃是君轉解。周

王云。不知所談。云何。後乃相攻殺。王云。以上以玄理論文學。詳世說評。

隆安記曰。玄善言理。棄郡還國。常與殷荊州仲堪。終日談論。不輟。

劉云。浩長於談融長於筆也。

江左殷太常父子。竝能言理。亦有辯訥之異。揚

州口談至劇。太常輒云。汝更思吾論。

州口談至劇。太常輒云。汝更思吾論。中興書曰。殷融字洪

遠。陳郡人。桓彝有人倫鑒。見融甚歎美之。著象不盡意。大賢須易論。理義精微。談者稱焉。兄子

浩亦能清言。每與浩談。有時而屈。退而著論。融更居長。為司徒左西屬。飲酒善舞。終日嘯詠。未嘗以世務自嬰。累遷吏部尚書。太常卿卒。

習鑿齒。史才不常。宣武甚器之。未三十。便用為

荊州治中。鑿齒謝牋亦云。不遇明公。荊州老從

事耳。後至都。見簡文。返命。宣武問。見相王何如。

答云。一生不曾見此人。從此忤旨。出為衡陽郡

性理。遂錯於病中。猶作漢晉春秋品評。卓逸。續

陽秋曰。鑿齒少而博學。才情秀逸。溫甚奇之。自州從事。歲中三轉。至治中。後以忤旨。左遷戶曹參軍。衡陽太守。在任著漢晉春秋。斥溫覲覲之心也。鑿齒集載其論略曰。靜漢末累世之交。爭

七占士說前卷之六

又云。與姦雄辯。正有難。然亦何至狂癡。

劉云。不常即非常。

廓九域之蒙晦。天定千載之盛功。者皆司馬氏也。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則不足有靜亂之功。則孫劉鼎立。共工秦政。猶不見叙於帝王。况暫制數州之衆哉。且漢有係周之業。則晉無所承。魏之迹矣。春秋之時。吳楚稱王。若推有德。彼必自係於周。不推吳楚也。况長轡廟堂。吳蜀兩定。天下之功也。

孫興公云。三都二京。五經鼓吹。

言此五賦是經典之羽翼。

謝太傅問主簿陸退。

陸氏譜曰。退字黎民。吳郡人。高祖凱。吳丞相。祖仰。吏部郎。父伊州主簿。

張憑何以作母誄而不作父誄。

宋明帝文章志曰。憑字長宗。吳郡人。有意氣。選舉孝廉。試策高第。為劉惔所舉。補太常博士。累遷吏部郎。御史中丞。退答曰。故

當是丈夫之德。表於事行。婦人之美。非誄不顯。

陸氏譜曰。退。憑。婿也。

庾闡始作揚都賦。道温庾云。温挺義之標。庾作

民之望。方響則金聲。比德則玉亮。庾公聞賦成。

求看兼贈。賦之闡更改。望為雋。以亮為潤云。

書曰。闡字仲初。潁川人。太尉亮之族也。少孤。九歲便能屬文。遷散騎侍郎。領大著作。為揚都賦。邈絕當時。五十四卒。

桓玄嘗登江陵城南樓云。我今欲為王孝伯作

誄。因吟嘯良久。隨而下筆。一坐之間。誄以之成。

劉云誄文亦粗。遺而已。

劉云疑温嶠。亮俱曾為揚州。又云。次序。庾公。名。故。并。更。旁。議。也。

又云。作。後。之。備。

遺而已。

又云王恭為司馬道子所害桓玄復殺道子王云此等亦須注邪

應登云謂答賈雪之版

李云此人亦為備乎

晉安帝紀曰玄文翰之美高於一世玄集載其誅叙曰隆安二年九月十七日前將軍青兗二州刺史太原王孝伯薨川岳降神哲人是育既爽其靈不貽其福天道茫昧孰測倚伏犬馬反噬豺狼翹陸嶺摧高梧林殘故竹人之云亡邦國喪牧于以誅之爰旌芳郁文多不盡載

桓玄初并西夏領荆江二州二府一國玄別傳曰玄既克殷仲堪殺楊佺期遣使諷朝廷朝廷于時始以玄都督八州領江州荊州二刺史

雪五處俱賀五版竝入玄在廳事上版至即答

版後皆粲然成章不相採繅

袁虎少貧虎袁宏小字也嘗為人傭載運租謝鎮西經

船行其夜清風朗月聞江渚間估客船上有詠

詩聲甚有情致所謂五言又其所未嘗聞歎美不能已即遣委曲訊問乃是袁自詠其所作詠

史詩因此相要大相賞得續晉陽秋曰虎少有逸才文章絕麗曾為

詠史詩是其風情所寄少孤而貧以運租為業

鎮西謝尚時鎮牛渚乘秋佳風月率爾與左右

微服汎江會虎在運租船中諷詠聲既清亮辭

又藻拔非尚所曾聞遂住聽之乃遣問訊答曰

是袁臨汝郎誦詩即其詠史之作也尚佳其率

有勝致即遣要迎談話申旦自此名譽日茂

或問顧長康君筆賦何如嵇康琴賦顧曰不賞者作後出相遺深識者亦以高奇見貴中興書曰愷之

博學有才氣為人遲鈍而自矜尚為時所笑宋明帝文章志曰桓溫云顧長康體中癡點各半此古世兌浦卷之六

抄照世言不先之六

四

合而論之。正平平耳。世云有三絕。畫絕。才絕。癡絕。續晉陽秋曰。愷之矜伐過實。諸年少因相稱。譽以為戲弄。為散騎常侍。與謝瞻連省。夜於月下長詠。自云得先賢風制。瞻每遙督之。愷之得此。彌自力。忘倦。瞻將眠。語雄脚人。令代愷之。不覺有異。遂幾申旦而後止。

○羊孚作雪贊羊氏譜曰。孚字子道。泰山人。祖摛尚書郎。父綏。中書郎。孚歷太學博士。州別駕。太尉參軍。年四十六卒。云資清以化。乘氣以霏。遇象

能鮮。即潔成輝。桓胤遂以書扇中興書曰。胤字茂遠。譙國人。祖

王敬仁年十三。作賢人論。長史送示真長。真長

答云。見敬仁所作論。便足參微言。脩集載其論曰。或問易稱

賢人黃裳元吉。苟未能闇與理會。何得不求通。求通則有損。有損則元吉之稱。將虛設乎。答曰。賢人誠未能闇與理會。當居然人從。比之理盡。猶一豪之領。一梁之一豪之領。一梁雖於理有損。不足以撓梁。賢有情之至。寡豪有形之至。小豪不至撓梁。於賢人何有損之者哉。

王云此等論在
今世未免撫掌
當時所謂名理
乃尔文章一大
厄也。
劉云未造理所

○孫興公作天台賦。成以示范榮期。中興書曰。范

聲。范曰。恐子之金石。非宮商中聲。然每至佳句。

赤城霞起。而建標瀑布。飛輒云。應是我輩語。

桓公見謝安石作簡文。謚議看竟。擲與坐上諸

客曰。此是安石碎金。劉謙之晉紀載安議曰。謚

劉云此語無識
列文學亦然

七古世說補卷之六

五

德博聞曰文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觀乎人文化成天下議之景行猶有髣髴宜尊號曰太宗謚

曰簡文

支道林許謝盛德共集王家許詢謝安王濛謝顧謂諸

人今日可謂彥會時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難常

當共言詠以寫其懷許便問主人有莊子不正

得漁父一篇莊子曰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

未半有漁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榆袂行

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

終而招子貢子路語曰彼何為者也曰孔氏曰

孔氏何治子貢曰服忠信行仁義飾禮樂選人

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孔子聞而求問之遂

劉云漁父偽書何足千萬

言八疵四患以誠孔子謝看題便各使四坐通支道林先

通作七百許語叙致精麗木藻奇拔眾咸稱善

於是四坐各言懷畢謝問曰卿等盡不皆曰今

日之言少不自竭謝後麤難因自叙其意作萬

餘語亦峯秀逸文字志曰安神清秀悟善談玄理既自難干加

意氣擬託蕭然自得四坐莫不厭心支謂謝曰

君一往奔詣故復自佳耳

裴郎作語林始出大為遠近所傳時流年少無

不傳寫各有一通載王東亭作經王公酒壚下

作真

世說新語卷之六

六

賦甚有才情裴氏家傳曰裴榮字榮期河東人父稱豐城令榮期少有風姿才氣

好論古今人物撰語林數卷號曰裴子檀道鸞謂裴松之以為啓作語林榮儻別名啓平

謝萬作八賢論與孫興公往反小有利鈍中興書曰

萬善屬文能談論萬集載其叙四隱四顯為八賢之論謂漁父屈原季主賈誼楚老龔勝孫登嵇康也其旨以處者為優出者為劣孫綽難之

以謂體玄識遠者則出處同歸特以孫義為得

謝後出以示顧君齊顧氏譜曰夷字君齊吳郡人祖歆孝廉父霸少府卿

夷辟州主顧曰我亦作知卿當無所名薄不就

孫興公道曹輔佐才如白地明光錦中興書曰曹毗字輔

佐譙國人魏大司馬休曾孫也好文籍能屬詞累遷太學博士尚書郎光祿勳裁為負

王云此語難解似謂我亦負作相知者然不能為卿名也

劉云謂文須利口也

王云此語最深難解言袁有此才而官不利徒得東亭嘆賞齒舌間得利而已

何益事又云自古文人同恨

王云按傳字訛為博以就上文

版綉論語曰孔子式負版者鄭氏注曰非無文版謂邦國籍也負之者賤隸人也

采酷無裁製

桓宣武北征溫別傳曰溫以太和四年上疏自征鮮卑袁虎時從被

責免官會須露布文喚袁倚馬前令作手不輟

筆俄得七紙殊可觀東亭在側極嘆其才袁虎

云當令齒舌間得利

殷仲文天才宏瞻續晉陽秋曰仲文雅而有才藻著文數十篇而讀書

不甚廣傅亮嘆曰亮別若使殷仲文讀書半袁

豹丘淵之文章叙曰豹字士蔚陳郡人祖耽歷陽太守父質瑯琊內史豹隆安中著作佐郎

今改正為傳

累遷太尉長史丹

才不減班固續漢書曰固字孟堅右扶風人

幼有雋才學無常師善屬文經傳無不究覽

○補

宋文帝嘗問慧觀釋惠皎高僧傳曰慧觀清河人姓崔十歲便以博見馳名

弱年出家遊方廬山詔京頓悟之義誰復習之

惠遠風神秀雅思入玄微高僧傳曰竺道生

佛教脩入有頓悟漸脩二宗高僧傳曰竺道生

神值法汰遂改俗歸依高僧傳曰竺道生

聞義開解王弘顏延之並歎挹風猷弟子道猷

高僧傳曰道猷初為生公弟子師亡後見新出

勝鬘經嘆曰先師昔義閣與經同因註勝鬘以

遺訓即敕臨川郡發遣到京既至延入宮內大

集義僧命猷伸述頓悟時競辯之徒關責互起

猷既積思參玄又宗源有本乘機挫銳往必摧

鋒帝撫几稱快高僧傳曰道生既潛思日久徹

意得意則象忘言以詮理入理則言息自經典

東流譯人重阻多守滯文鮮見玄義若忘筌取

魚始可以言道矣於是校閱真俗研思因語

諸人曰生公孤情絕照猷公直轡獨上可謂克

明師匠無忝徽音

○補

何子季與周彥倫周顒同時二人精信佛法南

曰何胤字子季廬江濳人祖尚之中書令父錄

宋宜都太守胤八歲居憂毀若成人及長輕薄

不羈晚乃折節好學師事劉瓛受易及禮記毛

詩入鍾山定林寺聽內典其業皆通而縱情誕

比結世說補卷之六

節時人未之知也。唯獻與周顒深器異之。仕齊為建安太守。永元中。徵太子詹事。梁徵領軍司馬。並子季別立精廬。都無妻妾。文惠太子齊書

不就。惠太子長懋。字雲喬。小嘗問彥倫。卿精進何如。字白澤。世祖長子也。

何胤。彥倫答曰。三塗八難。按淨名疏。界內八難。塗也。盲聾喑啞。世智辨聰。佛前佛後。北俱盧洲。

人道也。無想天。或指長壽天。天上也。為凡夫住。事八難界外。八難。曰有餘中。三。心。為三惡道。

住無我法。名為北洲。地前法。愛。如長壽天。未有。初地十種。六根。名諸根。不具。地前智淺。如世智。

辨聰。不窮中理。如佛前佛後。為二乘住。理。八難。其所未免。然各有其累。太子問所累云何。曰。周

妻何肉。南史曰。胤後於味。食必方丈。後稍欲去。其甚者。猶食白魚。鯽。脯。糖。蟹。嘗食蚶。蠣。

使門人議之。學生鍾岷曰。鮓之就脯。驟於屈伸。蟹之將糖。躁擾彌甚。仁人用意。深懷如但。至於

車螯蚶。蠣。眉目內闕。漸混沌之奇。猶殼外緘。非金人之慎。不悴。不榮。曾草木之。不若。無馨無臭。

與瓦礫。其何算。故宜長克。庖廚。永為口實。竟陵王見。岷議。大怒。汝南周顒與胤書。勸令食菜。曰。

變之大者。莫過死生。死生之所重。無逾性命。性命之於彼。極切。滋味之在我。可賒。若云三世。理

誣。則幸矣。良快。如使此道。果然。而受形未息。一往一來。生歿常事。則傷心之慘。行亦自及。丈人

於血氣之類。雖不身踐。至於晨晝夜。鯉。不能不取。備屠門。財貝之經。盜手。猶為廉士所棄。生性

之一。啓鑿刀。寧復慈心。所忍。騶虞雖饑。非自歿之草。不食。聞其風者。豈不使人多愧。丈人得此

有素。聊復片言。發起耳。胤末年。遂絕血味。

何尚之為丹陽尹。宋書曰。何尚之。字彥德。廬江

補。北占世說新語卷之六

北占世說新語卷之六

北占世說新語卷之六

北占世說新語卷之六

南康太守父叔度恭謹有行業尚之雅好文義從容賞會甚為宋太祖所知官至侍中尚書令

更置玄學於南郭外一時名士慕道來遊王倩

玉宋書曰王球字倩玉瑯琊臨沂人父謚司徒

球素簡貴不交遊江夏王義恭嘗謂何尚之

曰當今乏才羣下宜加戮力而王球放恣恐宜

以法糾之尚之曰球有素尚未可以文案索也

官至太子詹事嘗稱之曰尚之西河之風不墜

大夫尚書僕射西河子夏所居

張參軍少有思理南史曰張譏字直言清河武

國子助教時周弘正在國學發周易題弘正第

○補

仲悅梁尚書祠部郎譏幼聰俊有思理十四

通孝經論語篤好玄言官始與王記室參軍為

四弟弘直亦在講席參軍與弘正論義弘正理

小屈弘直危坐厲聲助其申理參軍正色曰今

日義集辯正名理雖知兄弟急難四公不得有

助弘正語人曰吾每登坐見張譏在席使人慄

然南史曰周弘正字思行父寶始梁司徒祭酒

歲通老子周易官至國子祭酒弘直字捨所養十

思方幼聰敏仕梁為湘東王記室參軍

邢子才有書甚多不甚讐校李百藥齊書曰邢

人魏太常貞之後十歲能屬文雅有才思聰明

強記日誦萬言少在洛陽與時名勝專以山水

遊宴為娛嘗因霖雨讀漢書五日略能遍記後

飲諱既倦廣尋經史五行俱下一覽便無遺忘

○補

世祖七言不笑之二

文章典麗。既贍且速。年未二。嘗謂誤書思之更。

是一適。齊書曰。劭妻弟李節。亦才學之士。謂劭。

便不勞。讀書。

○補顏延之嘗問鮑明遠

沈約宋書曰。鮑昭字明遠。

舍人。上好為文章。自謂物莫能及。昭悟其旨。為

文多鄙言累句。當時咸謂昭才盡實不然也。臨

海王子瑱為荊州。昭為前軍。已詩與謝康樂優

劣。鮑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

鋪錦列繡。亦雕績滿眼。

詩品曰。湯惠休曰。謝詩如芙蓉出水。顏如錯彩身病之。

○補謝超宗好學有文辭

南史曰。超宗。謝鳳子。靈運

末得還。歷官至義興。為新安王子鸞常侍。宋書

太守。後以事賜盡。時王母殷淑妃卒。宋書

平。孝敬。王子鸞。孝武第八子也。改封新安王。妃卒。上痛愛不已。擬漢武李夫人賦。超宗作誄奏之。上大嗟賞曰。

超宗殊有鳳毛。

○補齊世祖問王僕射當今誰能為五言詩

南齊書

仲寶。琅邪臨沂人。祖曇首。父僧綽。儉生而僧綽

遇害。數歲襲爵。拜受茅土。流涕嗚咽。幼有神彩。

專心篤學。手不釋卷。高帝為太尉。引為長史。遷尚書僕射。王答曰。謝朓得父

膏腴。南史曰。謝朓字敬冲。幼聰慧。十歲能屬文。莊遊土山。使朓命篇。攬筆便就。莊

撫其背曰真吾家子也。仕江淹有意。劉璠梁典至中書監司徒衛將軍。及長愛奇尚異。宋柱文通濟陽人。六歲能屬詩。及長愛奇尚異。宋柱陽王舉秀才。齊興為豫章王記室。天監中為金紫光祿大夫。鍾磬詩品曰。文通詩體總禱善於摹擬。筋力於王微成就於謝朓。初淹罷宣城郡遂宿冶亭。夢一美丈夫。自稱郭璞。謂淹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矣。可以見還。淹探懷中得五色筆。以授之。爾後為詩不復成語。故世傳江淹才盡。

○補

何參軍。南史曰。何思澄字元靜。東海郟人。父敬山。詩沈約太相稱賞。自以為與族弟水部。梁書弗逮。仕至湘東王錄事參軍。與族弟水部。何遜字仲言。東海郟人。曾祖承天。宋御史中丞。遜八歲能賦詩。文章與劉孝綽並重於世。世謂何劉官至尚郎。散騎。南史曰。何子朗字世明。早有才書水部郎。散騎。思周捨每與談服其精理。卒於

國山俱擅文名。時人為之語曰。東海三何。子朗最多。參軍曰。外言殊不爾。故當推遜。

○補

張思光作海賦。文辭詭激。融賦奇句曰。窮區沒日月。似驚浪動。則星河如覆。却瞻無後。向望無前。長尋高眺。唯水與天。惜全篇脫落不可讀。

以示鎮軍將軍徐凱之。徐曰。此賦寔超玄虛。王

七志曰。木華字玄虛。廣川人。傳亮文章。但恨不

道鹽耳。思光即求筆益之曰。漉沙搗白。熬波出

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

○補

薛道衡聘陳。作人日詩云。入春纔七日。離家已

李去詩至六朝
非但無作者亦
之識者

二年南人嗤之曰是底言誰謂此虜解作詩及
云人歸落鴈後思發在花前乃喜曰名下固無
虛士。

○補

釋慧淨嘗與道士蔡晃談義晃屢被摧折僧道
宣傳

燈錄曰慧淨俗姓房氏常山真定人隋國子博
士徽遠族子生知天挺雅懷篇什風格標峻器
宇冲邈弱歲便曉文頌十四出家志業弘
遠日頌八千餘言總持辭義罕有其比國子

祭酒孔穎達

劉昫唐書曰孔穎達字仲達冀州
衡水人八歲就學日誦千餘言及

長明左氏傳鄭氏尚書王氏易毛詩禮記兼善
筆曆解屬文同郡劉焯名重海內穎達造門請
質疑滯多出意表焯改容敬之大業初舉
明經太宗引為文學館學士拜國子祭酒心存

道黨謂慧淨曰佛家無諍

語錄曰佛說我得無
諍三昧人中最為第

一法師何以屢構斯難慧淨答曰佛破外道外

道不通

圓覺經註曰外道者着諸
見等以邪智惑人令疑

反謂佛曰汝

常自言平等今既以難破我即是不平何謂平

等

金剛經曰是法平等無有高下
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佛為通曰以

我不平破汝不平汝若得平即我平矣顧今亦

得一作既

爾以淨之諍破彼之諍彼得無諍即淨無諍也

○補

齊澣善知今事

唐詩紀事曰齊澣字洗心定州
人開元間與蘇晉蘇頌賈曾韓

休許景先孫逖典詔誥為代言最杜暹當國表
宋璟為吏部尚書澣及蘇晉為侍郎世謂臺選

嘗稱陳希烈苗晉卿之才。後皆大顯。高仲舒善知古事。劉昫唐書卿之書。雍州萬年人。博通經史。尤明三禮。及詁訓授中書舍人。宋璟蘇頌每詢訪故事焉。姚崇每諮此兩人。嘗曰。欲

知古事。問仲舒。欲知今事。問齊澣。崇別見。

○補元微之。成皇帝之後。父寬。比部郎中。旗九歲。能屬文。十五。兩經擢第。二十。入應制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積為第一。除右拾遺。長慶二年。拜平章事。唐詩紀事曰。穆宗時。嬪御多誦。旗歌。詞。宮中號為元木子。與劉夢得書。曰。劉禹錫。字夢得。彭城人。祖雲。父淑。世以儒學稱。禹錫精於古文。善五言。詩近體。文章復多才。麗為監察御史。以附麗王叔文。連。韋楚老。唐詩加貶逐。終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曰。韋楚老。長慶。在白傳第。唐書曰。白居易。字樂進士。終于拾遺。尚書建之。仍孫祖錕。父季庚。世敦儒業。居易聰慧。絕人。貞元十四年。高郢擢昇甲科。授校書郎。元和。中。為集賢校理。文辭富豔。尤精詩筆。所著歌詩。意存諷諭。箴時之病。補政之闕。士君子宗之。往往流聞。禁中。章武納諫。思各賦金陵懷古。理渴聞。謹言。召入翰林。為學士。

詩。劉先成。白覽之曰。四人探驪龍子。先獲珠。所餘鱗爪。何用邪。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泉。驪龍頷下。若能得珠者。遭其睡也。如使驪龍寤。子尚奚微之。於是罷唱。陵王氣黯。然收。千尋鐵鎖。沉有哉。一片降幡。出石頭。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清流。而今四海。為家。日。故壘蕭蕭。蘆荻

北。結世說補卷之六

○補

范蜀公素不飲酒。又詆佛教。宋史曰：范鎮字景

奎守蜀還朝。曰：得一偉人。當以文學名世。其學本六經。不道佛老。申韓之說。歷官端明殿學士。提舉太乙。在許下。與韓持國。五朝名臣。言行錄

官兼侍讀。獻公億之子。以蔭補。兄弟。宋史論曰：億有子。位官。仕至門下侍郎。而行各有適。絲

適於同。維適於。往還。諸韓皆崇此二事。李薦師。正。續。適。於。嚴。曰：東坡云：日者王寧王寔見訪寔。持國少傳之。壻也。因問持國安否。皆曰：持國嘗語人。吾已癯。老。且將聲樂酒色以娛年。東坡曰：頃有一老人。未。曾。參。禪。而。雅。合。禪。理。一。日。會。親。友。曰：老人且去。因攝衣正坐。將奄奄焉。諸子呼號。願留一言。為教。老人曰：惟五更起。勾當自家事。諸子曰：家

事幸豐。何用早起。家事皆自家事。豈有分別。老人曰：不然。所謂自家事。是灰時將得去者。吾平生治生。今日就化。可將何者去。諸子頗悟。持國果自以殘年勞心。聲酒不若為灰時將去者計也。公頗病之。貽蘇子瞻書問救之。當以何術。子

瞻報曰：請公試觀能惑之性。何自而生。欲救之心。作何形相。此猶不立。彼復何依。正恐黃面瞿

曇亦須斂衽。釋迦譜曰：淨飯遠祖。捨國修學之者耶。張太史明道禱志曰：范蜀公不信佛說。

范公云：鎮平生事。非目所見者。未嘗信。蘇公曰：公亦安能然哉。設公有疾。令醫切脈。醫曰：寒則服熱藥。日熱則餌寒藥。公何嘗見脈。而信之。何獨至於佛而必待見耶。

○補黃龍寺晦堂老子嘗問山谷以吾無隱乎爾之

義寧州志曰黃龍山寺吳廣武山谷詮釋再三

晦堂不答時暑退涼生秋香滿院晦堂因問曰

聞木犀香乎山谷曰聞晦堂曰吾無隱乎爾山

谷乃服羅湖野錄曰魯直元祐間丁家

補宋次道家多書東都事略曰宋敏求字次道隨

書二萬卷敏求官龍圖閣學士劉道原就借觀

宋日具酒饌為主人禮道原曰此非吾所為來

也悉撤去閉閣抄讀旬日盡其書而去宋史曰

道原筠州人父負賴上令恕少穎悟書過目成誦重意義急然諾王安石欲引置三司條例以不習金穀辭

方正上

補陳尚書班固漢書曰御史大夫陳萬年子咸見

王莽初封新都侯弒平帝篡漢天下建國號新

帝時為御史大夫鮑宣字子都渤海高城人何

王莽秉政陰有篡國之心誅喟然歎曰吾可以

逝矣父子相與歸鄉里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

王云何元朗讀書不知漢有詞陳咸此陳咸是陳寵曾祖非萬年子萬年子以憂死於成帝時年代大不相同

世說新語卷之六 十六

祖臞或問之答曰我先祖豈知王氏臞乎祖道祭也

臘歲終之大祭也高堂隆魏臺訪議曰王者各以其行盛日為祖墓日為臞漢家以火德王火盛於午墓於戌故以午祖戌臞

○補蘇桓公性彊切而持毀譽士友咸憚之至相語

曰見蘇桓公患其教責人不見又思之三輔號

為大人後漢書蘇章傳曰章八世祖建武帝時右將軍祖父純字桓公有高名

補馬伏波嘗有疾范曄後漢書曰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曾祖父通封重合侯

坐事誅故再世不顯援年十二而孤少有大志嘗曰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因處田牧至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既而歎曰凡殖貨財產貴能賑施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以

李云名言

李云胡傲

班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袴兄子嚴教並善議而通俠客援在交趾以書誡之建武四年隗囂使奉書洛陽歸身漢朝累立戰功拜伏波將軍封新息侯梁松來候之獨拜床下不答諸子問曰帝塔貴重奈何不為禮

伏波曰我乃松父友雖貴何得失其序後漢書字伯孫安定烏氏人梁統子少為郎尚光武女舞陰長公主

○補王仲回資性方潔疾惡彊豪范曄後漢書曰王却人哀平間仕州郡王莽時連徵不至御禹至關中表為左馮翊稱疾免歸後復徵為太子少

傅一友人喪親同郡陳遵關西大俠為護喪事

賻助甚豐仲回懷一縑陳於主人前曰如丹此

縑出自機杼。遵有慚色。

班固漢書曰陳遵字孟公杜陵人長八尺餘容貌甚偉略涉傳記瞻於文辭請求不敢逆所到衣冠懷之時列侯有與遵同姓字者每至入門曰陳孟公坐中皆震動既至而非因號其人曰陳驚坐云

○補 侯司徒欲與王仲回交友仲回被徵遣子昱候於道昱迎拜車下仲回下答之昱曰家公欲與君結交何為見拜仲回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

范曄後漢書曰侯霸字君房河南密人矜嚴有威容篤志好學師事九江太守房元治穀梁春秋為元都講建武四年徵霸與車駕會壽春拜尚書令明年代伏湛為大司徒

○補 周太常清潔守禮嘗臥病齋宮妻闕門所苦周

以為干犯齋禁大怒收送詔獄時人為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

東觀漢記曰周澤字稚都少修高節耿介特立好學問治嚴氏春秋門徒數百人隱居上野不汲汲於時俗拜太常果敢數有直言朝廷嘉其清廉

○補 魏文帝為五官中郎將賓客如雲邴根矩

邴原別見獨不往曹公微使人問之邴答曰吾聞國危不事冢宰君老不奉世子曹公深重其言

○補 南陽宗世林魏武同時而甚薄其為人

不與之

此帖世說補卷之六

交及魏武作司空總朝政從容問宗曰可以交
 未答曰松栢之志猶存世林既以忤旨見疎位
 不配德文帝兄弟每造其門皆獨拜牀下其見
 禮如此楚國先賢傳曰宗承字世林南陽安衆人父資有美譽承少而修德雅正確然
 不羣徵聘不就聞德而至者如林魏武弱冠屢
 造其門值賓客猥積不能得言乃伺承起往要
 之捉手請交承拒而不納帝後為司空輔漢朝
 乃謂承曰卿昔不顧吾今可為交未承曰松栢
 之志猶存帝不說以其名賢猶敬禮之勅文帝
 脩子弟禮就家拜漢中太守武帝平冀州從至
 鄴陳羣等皆為之拜帝猶以舊情介意薄其位
 而優其禮就家訪以朝政居賓客之右文帝徵
 為直諫大夫明帝欲引以為為相以老固辭

夏侯玄既被桎梏魏氏春秋曰玄字太初譙國

兄也風格高朗弘辯博暢正始中護軍曹爽誅
 徵為太常內知不免不交人事不畜筆研及太
 傳薨許允謂玄曰子無復憂矣玄歎曰士宗卿
 何不見事乎此人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子元
 子上不吾容也後中書令李豐惡大將軍執政
 遂謀以玄代之大將軍聞其謀誅豐收玄送廷
 尉于寶晉紀曰初豐之謀也使告玄玄時鍾毓
 答曰宜詳之爾不以聞也故及於難
 為廷尉魏書曰毓字稚叔潁川長社人繇長子
 風仕至車鍾會先不與玄相知因便狎之玄曰

雖復刑餘之人未敢聞命世語曰玄至廷尉不

臨履玄玄正色曰吾當何辭卿為令史責人耶卿
 便為吾作毓以玄名士節高不可屈而獄當竟

也必以故非內交也

夜為作辭。令與事相附。流涕以示玄。玄視之曰。不當若是。邪。鍾會年少於玄。玄不與交。是日於毓坐狎玄。玄正色曰。鍾君何得如是。名士傳曰。初玄以鍾毓志趣不同。不與之交。玄被收時。毓為廷尉。執玄手曰。太初何至於此。玄正色曰。雖復刑餘之人。不可得交。按郭頌。西晉人。時世相近。為晉魏世語。事多詳覈。孫盛之徒。皆采以著書。並云玄距鍾會而袁宏名士傳最後出。不依前史。以為鍾考掠初無一言。臨刑東市。顏色不異。魏志曰。玄格量弘濟。臨斬。顏色不異。舉止自若。

○夏侯泰初與廣陵陳本善。本與玄在本母前宴

飲。世語曰。本字休元。臨淮東陽人。魏志曰。本廣陵東陽人。父矯。司徒。本歷郡守。廷尉。所在操綱領。舉大體。能使羣下自盡。有率御之。本不親小事。不讀法律。而得廷尉之稱。遷鎮北將軍。

劉云亦似未竟第不可

○本弟騫。晉陽秋曰。騫字休淵。司徒第二子。無行。騫者必為拜。與陳本母前飲。騫來而出。其可得

還徑入至堂戶。泰初因起曰。可得同。不可得而

同。不可得而。而襟者也。

○郭淮作關中都督。甚得民情。亦屢有戰庸。郭淮

濟太原陽曲人。建安中。除平原府丞。黃初元年。奉使賀文帝踐阼。而稽留不及羣臣歡會。帝正色責之曰。昔禹會諸侯於塗山。防風氏後至。使行大戮。今溥天同慶。而卿最留遲。何也。淮曰。臣聞五帝先教導民以德。夏后政衰。始用刑辟。今臣遭唐虞之世。是以知免。防風氏之誅。帝說之。擢為雍州刺史。遷征西將軍。淮在關中。三淮妻十餘年。功績顯著。遷儀同三司。贈大將軍。淮妻

太尉王凌之妹坐凌事當并誅魏略曰凌字彥

司空太尉征東將軍密欲立楚王彪司馬宣王

自討之凌自縛歸罪遙謂太傅曰卿直以折簡

召我我當不至邪太傅曰以卿非肯逐拆簡者

也遂使人送至西凌自知罪重試索棺釘以觀

太傅意太傅給之凌行至項城夜呼掾屬使者

與決曰行年八十身名俱滅命邪遂自殺

徵攝甚急淮使戒裝克日當發州府文武及百

姓勸淮舉兵淮不許至期遣妻百姓號泣追呼

者數萬人行數十里淮乃命左右追夫人還於

是文武奔馳如狗身首之急既至淮與宣帝馬司

懿別書曰五子哀戀思念其母其母既凶則無

見

劉云語甚感動
節次皆是

王云世語簡而
盡前後相應敘
事工拙見矣

五子五子若殞亦復無淮宣帝乃表特原淮妻

世語曰淮妻當從坐侍御史往收督將及羌胡

渠帥數千人叩頭請淮上表留妻淮不從妻上

道莫不流涕人人扼腕欲劫留之淮五子叩頭

流血請淮淮不忍視乃命追之於是數千騎往

追還淮以書白司馬宣王曰五子哀母不惜其

身若無其母是無五子五子若凶亦無淮也今

輒追還若於法未通當受罪

於主者書至宣王乃表原之

高貴鄉公薨內外誼譁魏志曰高貴鄉公諱髦

王霖之子也初封鄉縣高貴鄉公好學風成齊

王廢羣臣迎之即皇帝位漢晉春秋曰自曹芳

事後魏人省徹宿衛無復鎧甲諸門戎兵老弱

而已曹髦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召侍中王沈

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

討之。王經諫不聽。乃出懷中板令投地曰。行之
決矣。正使死何所恨。况不必死耶。於是入白太
后。沈業奔走告昭。昭為之備。髦遂率僮僕數百
鼓譟而出。昭弟屯騎校尉佃入。遇髦於東。止車
門。左右訶之。佃眾奔走。中護軍賈克又逆髦。戰
於南闕下。髦自用劍。眾欲還。太子舍人成濟問
克曰。事急矣。當云何。克曰。公畜汝等。正為今日
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即前刺髦。亦出於背。魏
氏春秋曰。帝將誅大將軍。詔有司復進位相國。
加九錫。帝夜自將。從僕射李昭。黃門從官魚
伯等。下陵雲臺。鎧仗授兵。欲因際會。遣使自出
致討。會雨而却。明日遂見王經等。出黃素詔於
懷。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今當決行此事。帝遂
拔劍升輦。率殿中宿衛。蒼頭官僮。擊戰鼓。出雲
龍門。賈克自外而入。帝師潰散。帝猶稱天子。手
劍奮擊。眾莫敢逼。克率厲將士。騎督成倅弟濟
以矛進。帝崩於師。司馬文王問侍中陳泰曰。魏
時暴。兩雷電晦冥。

志魏

王云千載靈
陳群有慚德矣
應登云充親裁
魏帝
王云合數說以
實玄伯之正
劉云真方正之
巨也神志凜然
季云老賊

曰。泰字玄伯。司
空羣之子也。何以靜之。泰云。惟殺賈克以謝
天下。州刺史克起家為尚書。遷廷尉。晉受禪。封
魯郡公。文王曰。可復下此。不對曰。但見其上。未見
其下。朝臣謀其故。太常陳泰不至。使其舅荀勗
召之。告以不可。泰曰。世之論者。以泰方於舅。今
舅不如泰也。子弟內外咸共逼之。垂涕而入。文
王待之。曲室謂曰。玄伯卿何以處我。對曰。可誅
賈克以謝天下。文王曰。為吾更思其次。泰曰。惟
有進於此。不知其次。文王乃止。漢晉春秋曰。曹
髦之薨。司馬昭聞之。自投於地。曰。天下謂我何。
於是召百官議其事。昭垂涕問陳泰曰。何以居
我。泰曰。公光輔數世功。蓋天下。謂當並迹古人。
垂美於後。一旦有殺君之事。不亦惜乎。速斬賈
克。猶可以自明也。昭曰。公間不可得殺也。卿更

思餘計。泰厲聲曰。意惟有進於此耳。餘無足委者也。歸而自殺。魏氏春秋曰。泰勸大將軍誅賈克。大將軍曰。卿更思其他。泰曰。豈可使泰復發後言。遂嘔血死。

諸葛靚後入晉。除大司馬。召不起。以與晉室有

讐。常背洛水而坐。與武帝有舊。帝欲見之。而無

由。乃請諸葛妃呼靚。既來。帝就太妃間相見。禮

畢。酒酣。帝曰。卿故復憶竹馬之好不。靚曰。臣不

能吞炭漆身。今日復覩聖顏。因涕泗百行。帝於

是慚悔而出。晉諸公贊曰。靚字仲思。瑯琊人。司

右將軍。大司馬。吳亡。靚入洛。以父誕為太祖所殺。誓不見世祖。世祖叔母瑯琊王妃。靚之姊也。

補

諸葛思遠初統朝事。蜀志曰。諸葛瞻字思遠。丞

瑾書曰。瞻已八歲。聰慧可愛。嫌其早成。恐不為重器耳。丞相入蜀。人思之。愛瞻才敏。每朝廷有善政佳事。雖非瞻所建。倡傳相告曰。葛侯所為也。是以美聲溢譽。有過其實。與董厥並。平尚書事。蜀亡。廖元儉。蜀志曰。廖化字元儉。襄陽人。與張翼齊。而過宗德豔。欲與其詣思遠。許德豔

在宗預之右。過宗德豔。欲與其詣思遠。許德豔

曰。吾年踰七十。所竊已過。但少一死耳。何求於

年少輩。而屑屑造門耶。遂不往。蜀志曰。宗預字

人爲丞相主簿丞相卒吳慮魏襲蜀增巴丘守
兵萬人蜀亦益永安之戍預將命至吳孫權問
日東之與西譬猶一家而西更增白帝之守何
也預日東益巴丘之戍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勢
宜然不足相問權
大笑嘉其伉直

○和嶠爲武帝所親重語嶠日東宮頃似更成進

卿試往看還問何如答日皇太子聖質如初

晉紀日皇太子有醇古之風美於信受侍中和
嶠數言於上日季世多僞而太子尚信非四海
之主憂太子不陛下家事願追思文武之隆
上既重長適又懷齊王朋黨之論弗入也後上
謂嶠日太子近入朝吾謂差進卿可與荀勗中
共往言及嶠奉詔還對上日太子明識弘新有
如明詔問嶠嶠對日聖質如初上默然晉陽秋
日世祖疑惠帝不可承繼大業遣和嶠荀勗往

毛云荀顛亦未
可保

觀察之既見勗稱歎日太子德更進茂不同於
故嶠日皇太子聖質如初此陛下家事非臣所
盡天下聞之莫不稱嶠爲忠而欲灰滅勗也按
荀顛清雅性不阿諛校之二說則孫盛爲得也

晉武帝時荀勗爲中書監虞預晉書日勗字公

空爽曾孫也十餘歲能屬文外祖鍾繇日此兒
當及其曾祖爲安陽令民生爲立祠累遷侍中

中書監和嶠爲令故事監令由來共車嶠性雅正

常疾勗諂諛王隱晉書日勗性佞媚譽太子出

匹也後世若有良齊王當時私議損國害民孫劉之
史當著佞倖傳後公車來嶠便登正向前坐

不復容勗勗方更覓車然後得去監令各給車

自此始曹嘉之晉紀日中書監令常同車入朝

比沾世兌甫卷之六

王云此故是長
與方正嘉之紀
不得云強抗

軍而坐乃使監令

武帝語和嶠曰我欲先痛罵王武子然後爵之

嶠曰武子雋爽恐不可屈帝遂召武子苦責之

因曰知愧不晉諸公贊曰齊王當出藩而王濟

廣公主共入稽顙陳乞留之世祖甚惠謂王戎

曰我兄弟至親今出齊王自朕家計而魏德王

濟連遺婦入來生哭人邪濟等尚爾况武子曰

餘者乎濟自此波責左遷國子祭酒

尺布斗粟之謠常為陛下耻之漢書曰淮南厲

也有罪文帝徙之於蜀不食而死民作歌曰一

尺布尚可縫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

容瓚注曰言一尺布帛可縫而共衣一斗米

粟可舂而共食况以天下之廣而不相容也他

人能令疎親臣不能使親疎以此愧陛下

山公大兒著短恰車中倚武帝欲見之山公不

敢辭問兒兒不肯行時論乃云勝山公晉諸公

該字伯倫司徒濤長子也雅有器識仕至左衛將軍

齊王問為大司馬輔政虞預晉書曰問字景治

長謙約好施趙王倫篡位問起義兵誅倫拜大

司馬加九錫政皆決之而恣用羣小不復朝觀

遂為長沙嵇紹為待中詣問咨事問設宰會召

劉云直自魏其矮耳不足言勝

葛旗齊王官屬名曰旗字虛旗齊王從事中郎

與董艾等專執董艾等八王故事曰艾字叔智

威權問敗見誅董艾等弘農人祖遇魏侍中父

王云中散見故
自不允

綏祕書監艾少好功名不修士檢齊王起義共
艾為新汲令赴軍用艾領右將軍王敗見誅共
論時宜旗等白問嵇侍中善於絲竹公可令操
之遂送樂器紹推卻不受問曰今日共為歡卿
何卻邪紹曰公協輔皇室令作事可法紹雖官
卑職備常伯操絲比竹蓋樂官之事不可以先
王法服為伶人之業今逼高命不敢苟辭當釋
冠冕襲私服此紹之心也旗等不自得而退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六

